

光伏人事震荡:数十家企业现董监高离职

本报记者 张英英 吴可仲 北京报道

新年伊始,A股光伏上市企业出现一波董监高离职潮。

2025年1月上旬,特变电工(600089.SH)、亿晶光电(600537.SH)、晶科技(601778.SH)、横店东磁(002056.SZ)、海源复材(002529.SZ)等多家企

董监高频辞职

大全能源董监高核心高管和技术人员等频频出走引发外界猜想。

在众多光伏上市企业中,晶科科技、TCL中环(002129.SZ)、大全能源(688303.SH)、泉为科技(300716.SZ)、ST聆达(300125.SZ)等企业董监高人员的辞职在过去一年尤为引人关注。

近日,晶科科技发布公告称,王洪、余俏琦分别因个人原因和年龄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和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2023年财报显示,王洪和余俏琦在晶科科技的任期分别从2022年7月和2020年6月开启。在此之前,王洪曾在东方日升(300118.SZ)任职总裁,余俏琦在海南省发改委任职副厅级巡视员,二人在报告期内的税前报酬分别为249.94万元和148.95万元。

在此之前,晶科科技董事兼副总经理唐逢源和董事张海辰已因工作调整辞职,前者仍将继续担任企业董事,后者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TCL中环的人事变动引发业界震动。2024年8月,沈浩平因工作需要和个人精力考虑申请辞去CEO职务。随后三个月,秦世龙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紧接着2024年12月,杨进因个人原因辞去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职务。

值得一提的是,沈浩平被认为是TCL中环的“灵魂人物”,自2007年公司上市以来便一直担任核心高管职务。辞职后,他将担任董事、副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职务。而替代其担任CEO一职的,则是“80后”的王彦君。

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核心高管纷纷离职。

过去一年以来,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普遍亏损,项目延期、工厂减产或停产、裁员等现象屡见不鲜,董监高人员离职也变得不足为奇。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24年至今,已有至少30家光伏上市企业董监高人员提出了辞职申请。

大全能源董监高核心高管和技术人员等频频出走也引发外界猜想。

2024年10月—11月,大全能源便三位核心高管离职。其中,公司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胡平和副总经理曹伟均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另外,公司董事、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王西玉因工作岗位调整辞去董事、总经理及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大全能源2023年财报显示,曹伟、王西玉、胡平的年龄处于50岁上下,王西玉、曹伟和胡平在报告期内的税前报酬为506.57万元,237.14万元和224.98万元。此外,大全能源副董事长张龙根、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谭忠芳,副总经理杨乔,副总经理胡勇,核心技术人员赵云松也均在2023年报告期内纷纷离任。

转型光伏赛道的泉为科技和ST聆达也经历了董监高人员的频繁变动。

2024年3月,泉为科技监事会主席及非职工代表监事韩峰申请辞职。随后的5月,泉为科技副总经理吕日祥和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陈颂琛申请辞职。到了7月,泉为科技董事、副总经理胡馨澜申请辞职。8月,泉为科技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贵明申请辞职。9月,泉为科技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施雁红申请辞职。而到了10月,泉为科技非独立董事、副总经理李森申请辞职。

2024年5月—10月,ST聆达第六届监事会主席吕海生、副总裁王波、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何少平等也纷纷申请辞职。

记者注意到,上述泉为科技、ST

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朱克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光伏行业董监高变动频繁,背后原因包括行业周期波动致企业盈利承压、个人职业规划与激励机制、公司治理结构出现问题等多个方面。高层离职对企业经营管理和股价有显著影响,企业与投资者需要积极应对。

聆达的10个董监高人员辞职原因均为“个人原因”,且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针对光伏上市企业董监高辞职原因,上海汉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宋一欣向记者表示,一般来说,公司经营情况变差时才会出现大面积董监高辞职的问题。

财报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大全能源、TCL中环分别亏损超10亿元和超60亿元,泉为科技和ST聆达更是多年或连年亏损,晶科科技的净利润也同比出现大幅下滑。

朱克力向记者表示,行业周期波动是关键因素。光伏行业受市场供需、政策变动、技术进步等影响,盈利能力呈现周期性变化。在行业不景气时,企业盈利承压,董监高面临巨大经营压力,可能选择辞职规避风险。

“个人职业规划与激励机制也是重要原因。”朱克力认为,董监高人员在市场竞争中承担重任,当个人职业规划与企业目标不符,或激励机制不能满足期望时,他们可能辞职追求更好的发展。

一位光伏行业资深人士也向记者表达了类似观点:“近几年,光伏行业里董监高辞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薪酬、股票等激励措施不到位,也有人想把握时代机遇进行创业,提前协商好风险责任问题后便会离开。”

朱克力还指出,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不容忽视。“信息披露违规、财务造假等违规行为被曝光后,相关董监高可能因法律责任或声誉受损而辞职,反映出公司治理结构的漏洞。”

部分光伏上市企业董监高人员变动情况

公司名称	公告日期	董监高人员	原职位	职位变动情况	辞职原因
亿晶光电	2024-4-1	唐骏	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战略发展与ESG委员会委员及总经理	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个人原因
	2025-1-8	刘强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董事长、战略发展与ESG委员会委员	将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工作原因
	2025-1-8	孙铁围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战略发展与ESG委员会委员	将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工作原因
	2025-1-8	张婷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将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工作原因
晶科科技	2024-2-1	唐逢源	董事兼副总经理	将继续担任本公司董事	工作调整
	2024-8-16	张海辰	董事	将不再担任本公司任何职务	工作调整
	2025-1-7	余俏琦	副总经理	将不再担任本公司任何职务	年龄原因
	2025-1-7	王洪	总经理	将不再担任本公司任何职务	个人原因
TCL中环	2024-8-2	沈浩平	CEO、董事、副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项相关职务	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项相关职务	个人精力考虑
	2024-11-29	秦世龙	董事会秘书	/	个人原因
	2024-11-27	杨进	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职务	将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个人原因

张英英/制图

人事震荡之困

投资者应当关注企业的股价表现和业绩报告,防止出现虚假陈述情况。

身处光伏行业深度调整期,保持团队的稳定和高效运营是企业穿越周期的重要砝码。

晶澳科技(002459.SZ)执行总裁杨爱青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便强调,重视企业内部管理和组织建设对于一家企业而言尤为重要。他回忆起2012年前后欧美“光伏双反”的艰难日子表示:“这一阶段凡是注重内部管理、团队抱团的企业,更容易克服困难。晶澳这么多年就非常重视‘练内功’,加强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和组织建设。同时,这也考验企业老板的意志。如果老板能咬咬牙带领大家挺过去,并且用实际行动来体现,团队肯定就会更团结。否则,团队也许很快就散了。”

一般而言,董监高人员的离职可能会给企业带来不稳定因素。一位新能源企业高管向

记者表示,这或释放治理不稳定、内部出现问题的信号,可能造成外界对上市企业治理稳定性的担忧,会影响企业的形象声誉和投资者信心。特别是,现阶段光伏行业正处于低谷期,可能还会放大影响。

对此,朱克力也向记者表示,光伏行业高层离职对企业经营管理和股价有显著影响。在经营管理上,可能导致企业战略方向不明、决策效率下降、团队士气受挫,进而影响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在股价方面,高层离职通常被视为负面信号,可能引发市场恐慌,导致股价下跌。

宋一欣向记者表示,投资者应当关注企业的股价表现和业绩报告,防止出现虚假陈述情况。

记者注意到,自2025年1月中旬起,部分光伏上市企业

已经陆续发布2024年业绩预告,表现并不乐观。同时,据Wind数据统计,晶科科技、TCL中环、泉为科技、ST聆达等企业自2024年年初以来股价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其中TCL中环和ST聆达跌幅分别超40%和60%。

面对这一形势,上述新能源企业高管建议,企业应妥善处理董监高离职事件,确保平稳过渡,尽快恢复市场信心。投资者则应密切关注管理层变动的后续发展,以及新管理层对企业战略和业绩的实际影响。朱克力则提出:“企业应建立健全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确保高层团队稳定。同时,加强内部管理,提升决策效率,确保战略目标实现。投资者应保持理性判断,深入分析离职原因和影响,避免盲目跟风。同时,关注公司基本面和长期发展前景,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

锂电市场竞争加剧 数百亿投资项目生变

本报记者 李哲 北京报道

昔日被视为“香饽饽”的锂电项目,如今似乎成了“烫手山芋”。

自2024年以来,在产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蜂巢能源、易成新能

投资规模下降

作为锂电池产业链下游的两大产业,新能源汽车和储能市场在2024年均迎来增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表示,2024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1288.8万辆和1286.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4.4%和35.5%。同时,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统计,截至2024年年底,我国电力储能累计装机首次超过100GW,达到137.9GW。其中,新型储能装机规模首次超过抽水蓄能,装机容量达到78.3GW,能量存储能力达到184.2GWh。

尽管这两个增量市场均呈现出增长势头,但锂电池产业的竞争压力却愈演愈烈,投资呈下降态势。据GGII不完全统计,2024年中国锂电池及主要材料、钠电池及正负极材料、固态电池的规划投资总额约为4960亿元,同比下降64%。

其中,2024年中国锂电池新增规划项目(含签约、公告、开工,下同)约60个,较2023年减少37%,规划产能约590GWh,较2023年下降近60%。按项目公布的投资金额计算,2024年中国锂电池规划投资总额超过1800亿元,较2023年减少68%。

受锂电池市场投资下滑影响,其上游产业链也遭受波及。2024年中国锂电池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铜箔项目的规划投资为1360亿元。其中,铜箔和电解液规划投资金额降幅最为显著,

(300080.SZ)等多家企业纷纷宣布终止拟扩产和新建项目,这些项目涉及锂电池产业链的多个关键环节。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24年以来,宣布延期、暂停或终止的锂电项目投资规模达

数百亿元。

与此同时,锂电“价格战”愈演愈烈,硝烟或延续到2025年。真锂研究院创始人墨柯向记者表示:“锂电池市场将在优胜劣汰中,逐渐从‘卷’产能进化到

‘卷’产品,进而达到新的供需平衡。”

根据高工产业研究院(GGII)预计,未来3年内,动力电池企业的数量将从目前的50余家锐减至30家以内。



蜂巢能源参展“2024欧洲智慧能源展”。

本报资料室/图

均超过90%。

此外,2024年中国固态电池新增规划项目约33个,规划产能约138GWh,规划总投资额约745亿元,同比下降35%,降幅低于锂电池。

这样的趋势或将延伸至2025年。GGII预计,2025年锂电池及材料企业扩张仍会趋于谨慎,预计2026年迎来新一轮扩张周期。到2027年,钠电池有望实现产业化加速(出货量>10GWh),全固态电池有望实现小批量生产。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方面表示,2024年储能中标价格的下降幅度低于2023年。从下降幅度

来看,储能价格进一步下探的空间已经很有限了,但2025年的价格仍将进一步下探,这主要与市场竞争有关。2024年行业的洗牌速度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因此2025年的价格战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我们的锂电产能是为全球市场准备的。然而,当下的国际形势似乎与我们的设想有些违背,这也导致了国内锂电行业的竞争加剧。这要求我们更多地在国内市场消化这部分产能,但国内的消化能力并不足以支撑如此庞大的产能规模。”墨柯向记者说道。

为促进锂离子电池行业高质

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24年5月对《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2021年本)》《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办法(2021年本)》进行修订,形成《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本)》和《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办法(2024年本)》,以引导企业减少单纯扩大产能的制造项目,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

上述新规明确提出,企业每年用于研发及工艺改进的费用不低于主营业务收入的3%;企业申报时上一年度实际产量不低于同年实际产能的50%。

数百亿项目生变

2024年,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部分锂电项目的投建计划突生变数。

当年5月,易成新能方面公告披露,其基于自身发展情况及战略规划,决定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并向深交所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件。

按照原定计划,易成新能拟通过募集资金不超过25亿元,建设包括锂离子电池、光伏相关的4个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与锂电池相关的项目包括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研制与生产建设项目(二期)、年产3万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项目,拟涉及投资金额14亿元。若募投项目建成后,易成新能新增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产能将达到6万吨/年。

与此同时,一些原本对锂电池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的企业也在2024年终止了新项目建设。

2024年3月,科翔股份(300903.SZ)发布公告称,经与信丰县人民政府友好协商后,决定终止新建6GWh钠离子新能源电池项目投资意向合同书。此前,科翔股份拟投资20亿元建设钠离子电池及材料新能源工业园。

此外,部分海外产能布局也在2024年遭遇挫折。2024年10月,蜂巢能源发表声明称,由于无法控制的原因,欧洲电动汽车市场的发展未能达到所有利益相关方的预期,公司不得不做出艰难决定,终止蜂巢能源科技(欧洲)有限公司及其德国子公司的商业运营,该决定于2025年1月31日生效。

记者注意到,2024年期间,多家企业均发布了涉及锂电池项目的延期、暂停或终止公告,

涉及的投资规模数百亿元。

高工锂电研报指出,当前锂电池产业正处于深度调整期,在下行周期盲目扩大资本性支出,不利于企业经营风险控制。目前,企业应更多地关注提升产品品质,强化新技术的研发,从外生性增长向内生性发展转变。对地方发展而言,当前正是产业链企业深度调整期,地方政府可持续与头部企业或能够对地方产业形成较好协同的产业链企业保持跟进,待行业进入下一轮繁荣周期时,把握先发优势。

在墨柯看来,新增产能如果没有技术优势,即便如期投产,也将面临投产即淘汰的尴尬境地。“在国内锂电企业的竞争过程中,新增产能逐渐趋稳,而产能的‘含金量’将不断提升,特别是对产品的性能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如果企业不进行技术迭代,那么在5—6年的时间内,现有产能将逐渐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在优胜劣汰的过程中,国内锂电产能将逐渐匹配市场需求。”墨柯补充道。

记者注意到,当下终止扩产项目的多为二、三线企业,以宁德时代(300750.SZ)为代表的头部企业则在逆流而上。腰部企业则在品质、技术、渠道等方面缺乏优势,产能加速淘汰。而头部企业凭借资金、品牌等优势,不断巩固市场份额。根据GGII预计,未来3年内,动力电池企业数量将从超过50家,下降到30家以内。

墨柯表示:“头部企业在产能规模化的优势下,能够在成本方面做到更加优化。哪怕只是一毛钱差距,在规模化的优势下,都不容小觑。”